

樱花盛开的武汉大学校园

# 青山无处不道场

## ——珞珈山与中国观音文化

麻天祥

一叶扁舟,夹岸杨柳,数只白鸥在湖面上盘旋飞逐,若见天人开云阁,观仙子之舞水湾,湖光山色,灵山佛地……这就是1932年太虚法师游览新建的武汉大学时的感受,灵山、佛地则是对这座青山的赏誉。它坐落在东湖之滨、武大校园,东西延绵,如秀美的仙子,长袖舒卷,其名取诸佛经,曰珞珈。

武汉大学,由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初名湖北自强学堂,其后历经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之更迭,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蔡元培先生鼎力支持,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同时提议并任命地质学家李四光为新校舍建筑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李四光骑着小毛驴“走驴上任”,环绕东湖,认真勘察,最终确定将东湖周边的珞珈山、狮子山、侧船山都囊括在内的武汉大学校园。当时这里山水相依,风景宜人,但荒郊野坟,杂草丛生,无人问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奠定了武汉大学今日校园的规模。当年,李四光先生又聘请美国建筑师凯尔斯规划设计学校校舍,按照经济实用、坚固美观、并保持民族风格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思想,并采中西之长,集古典与现代之美,开当代建筑风格之先河,建成了20世

纪30年代中国唯一规划完整、布局流畅,得天地之造化、山水之灵秀,而蕴育地杰人灵、俊采星驰的大学校园。在选址建造武汉大学校区的过程中,李四光、美国建筑师凯尔斯确立了以珞珈山为中心的规划,从而造就了闻一多同珞珈山与观音道场的因缘和传说。由此亦可见,佛教文化,特别是慈悲为怀、救拔苦厄的观音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长期积淀以及同中国知识阶层的亲和。正所谓“青山无处不道场”。

珞珈山,原名罗家山,或落驾山。传说战国时期,楚庄王曾在东湖南岸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山上安营扎寨,指挥平叛,事后并于此处论功行赏,后人便称此山为落驾山。也有人说,此山原是罗家产业,所以又叫罗家山。又据《江夏县志》记载,唐代开国元勋尉迟恭在洪山读书时,罗成访尉迟于此而得名。不过,国立武汉大学建立之初,山名确实有落驾山之称(见李晓虹著《武汉大学历史建筑》)。但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还是,观音菩萨曾经路过此山,飘落袈裟一件,于是人们就把这座山取名为落袈山。众说纷纭,无据可考,也不必考,无论是罗家山,还是落驾山、落袈山,发音都是Luo Jia(珞珈),市民百姓更愿将其同观音文化联系在一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且,珞,指坚硬的石头;珈,为古代妇女戴的头饰,从字面上讲,亦有华贵和坚不可摧的寓意。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闻

一多先生的命名,才有了如今同观音文化相关的珞珈山。如此以“珞珈”冠名恢宏壮丽的武汉大学,应当说既信而又达、雅。

闻一多,湖北浠水人,著名诗人和文史学者,兼治佛学,于佛教文学研究多有创获。他特别强调,“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成不变的文化”,最初是东西夷夏二族的融合,其次是汉末与佛教文化的融合,才形成宋明“儒表佛里”的理学。相传,闻一多任教武汉大学时,一日清晨,漫步山下,清风扑面,晨曦初展,霞光中一个青翠的山峦在晨辉中显得格秀雅、庄严。慢慢地天空变得更亮,一抹红霞从湖滨升起,把山头衬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不就是一尊佛吗?闻一多看得入神,神圣和虔诚在心头油然而起。当时,一位清扫校园的工人恰在附近,于是闻一多问,这山叫什么山?答,罗家山。闻一多听了便说,珞珈山,好名字!于是,武汉大学便与观音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如此传说颇具文学色彩,但闻一多以其佛教文化的学术关切,用印度佛教的观音道场命名此山,古朴典雅,寓意深远,由是获得普遍的,无可置疑的认同。珞珈之名一直沿用到今天,并成为武汉大学的代名词,也充分显示了佛教文化无处不在的潜移默化的渗透。

珞珈山海拔仅118米,方圆540亩。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珞珈山旖旎的自然风光令人陶醉。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山下湖水拍岸,碧波万顷,园内花木葱茏,怪石嶙峋,碧瓦青墙,落英铺径。樱花盛开时节,游人如织,春意盎然。四季美景,美不胜收。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武汉地处要冲,珞珈山则是抗战的指挥中心。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董必武、邓颖超等都曾在珞珈山运筹帷幄;半山庐等山中旧居,风采依旧。珞珈山更是学者云集、百家争鸣的人文荟萃之地——苍松翠柏,镌刻着郭沫若、郁达夫的身影;闻一多、叶圣陶、沈从文等众多知名学者传道、解惑、授业于此,莘莘学子执经问难于此,秀美的珞珈山水就是这样孕育了一大批救亡图存以及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其实,以观音菩萨道场命名的中华景点除了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外,还有厦门的南普陀,西藏的布达拉宫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浙江的普陀洛迦山,即妇孺皆知的佛教四大道场之一的观音道场——普陀山。珞珈,全称为“普陀珞珈”,梵文“Potalaka”,也有“普陀洛迦、补怛罗迦、布怛落伽”等译名。人性好简,故或简称“普陀”,或唤之“珞珈”。此山在印度提纳弗利县境内。《华严经》亦云:“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可知,补怛洛迦原属南印度,而且是佛教观自在菩萨的道场。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观音信仰盛行民间,观音道场也就无处不在,或谓之普陀,或呼之珞珈。武汉大学就是这样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观音菩萨,又名观世音,梵名 Avalokitesvara。又作光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等。唐代为了避讳太宗李世民的名字,就将观世音菩萨略称观音菩萨。又因观音以慈悲救济众生为本愿,所以有救世菩萨、莲华手菩萨、圆通大士等别名。另一梵文名为 Aryavalokitesvara,音译阿喇耶跋卢枳鞞钵筏啰,义为圣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同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胁侍,世称西方三圣。《法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记录了观音菩萨在娑婆世界利益众生的事迹,谓受苦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即观其音声,前往拯救,令得解脱。还因其通达理事无碍之境,观大自在,亦称观自在菩萨。

至于观世音菩萨之住处,《华严经》言,菩萨住南海补陀山,即在世俗的娑婆世界。而在《大阿弥陀经》卷上、《无量寿经》卷下、《观世音受记经》中,菩萨却是阿弥陀佛之胁侍,常住西方极乐世界辅施教化,即以西方净土为居所。《华严经》第六十八卷载:

善男子,于此地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即说颂曰:

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静,  
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

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

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

显而易见，观音菩萨虽居西方净土，辅佐阿弥陀佛，但为了拯救芸芸众生而降住娑婆世界，普陀洛迦就是他在我们这个世界现示的居所和宣法道场。汉译补怛洛迦、或布怛洛迦、补陀洛迦等，意即“美丽的小白华(花)”。慧苑的《新翻华严经音义》卷下中解释说：“此翻为小花树山，谓此山中多有小白花树，其花甚香，香气远及也”。因此补怛洛迦山又被描述为开满白色小花的山，观音住此山中，常放光明，因而又得名光明山。《大唐西域记》卷10记述：“秣刺耶山东有布怛洛迦山，山径危险，岩谷倾侧。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流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从此山东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罗国路。闻诸土俗曰，从此入海东南可三千余里至僧伽罗国。”根据玄奘的记述，布怛洛迦应当在如今印度西高止山南段，秣刺耶山以东的巴波那桑山一带。其他佛经也有类似的记载（见《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悲华经》）。

《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授记经》进一步说：“阿弥陀佛寿命无量百千亿劫，当有终极。”“观世音菩萨于七宝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号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国土转号曰众宝普集庄严。”

如此而言，观音菩萨的道场也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是普度众生径趋彼岸的舟楫，是实现觉悟的庄严净土。

正因为如此，普陀珞珈遍布全国，浙江的普陀洛迦山独步天下。早在唐初，王勃撰《观音大士赞》曰：“遥望洛迦之山，稽首聊申歌赞，南海海深幽绝处，碧绀嵯峨连水府，号名七宝洛迦山，自在观音于彼住”，显然，普陀洛迦的声望早已是雅俗共赏的事了。其实，普陀、洛迦是东海邻近的两座山，它们都在浙江省定海县，普陀山属舟山群岛。岛形狭长，岛内崎岖蜿蜒，由南至北，有锦屏山、光游峰、伏龙山、雪浪山、

青鼓山等，其中最高的是岛北的白华顶，又名佛顶山。洛迦山坐落在其东南，合称为普陀洛迦山。明嘉靖末期，胡宗宪的《筹海图编》中，已有“普陀山”之称。而民国《普陀洛迦新志》也特别指出：“洛迦山，海中悬岛，在普陀山东南。凡朝山礼佛者必兼谒是山。”显而易见，印度“飞来”的观音道场，既是中国佛教顶礼膜拜的圣山，也有普陀和洛迦之分。武汉大学珞珈山则是观音文化在九省通衢的示现。

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唐大中元年，有梵僧来普陀山潮音洞礼拜观音，亲睹观音大士灵现说法，授以七色宝石，灵迹始著；又载唐咸通四年，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大师高足日僧慧锷入唐，后携观音圣像东走日本。归途中船过梅岑，涛怒风飞，慧锷夜梦一僧云：“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锷遂敬置观音像于潮音洞侧，谓“不肯去观音”。山民张氏舍宅供奉，是为普陀山供奉观音之始。梁贞明二年，于张宅旧址建“不肯去观音院”，实为普陀山最早的寺院，后人因此奉慧锷为普陀山的第一代祖师。

然而，明僧宏觉撰普陀山《梵音庵释迦佛舍利塔碑》曰：“补怛洛迦山者，则普门大士化迹所显，以佛菩萨慈悲因缘故，自晋之太康、唐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龄，逾溟渤，犯惊涛，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据此推断，普陀山作为观音菩萨应化众生的道场，应当早在晋太康年间。

从思想上，佛教分人、天、声闻、缘觉和菩萨五乘教法，前四乘专注个人解脱，菩萨乘则强调只有利他才能自利，以普度众生为己任，所谓一众生不成佛誓不成佛。有人说像共产主义，也不无道理。观音菩萨慈悲普度，救世济人，体现正是大乘佛教下化众生的菩萨精神。

《法华经》普门品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实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意思就说，众生在苦难中，虔诚专心称念观音名号，就能使观世音现身前来救助。而《楞严经》卷六记载：“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



“一者上合十方诸佛 本妙觉心 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悲仰。”这里说的其实是一种返观内照的修行方法 要求行者 于外境不起念 不动心 从而进达超然物外的境界。正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言 、“观自在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 借助般若智慧 洞察五蕴皆空 以此拔除众生之苦。于是 向外求诸救助 一变而为净心自救 显然是佛教中国化的特点 特别是在禅宗返观内照 即心是佛的影响下 全方位突出了自心的作用。救苦救难 慈悲普度的观音信仰 也就变成了自心自救的心性问题。君不见有对联云 若回头 谁替你救苦救难 如能转念 何须我大慈大悲。所谓“求人不如求己”者也。

就观音的形象而言 由于其奔波人海 应接无暇 故常常有三头六臂 千手千眼 四面大悲观音 除八难仙观音 莲华顶观音 广大明王 央俱舍观音 还有十一面观音 不空羼索观音 如意轮观音 水月观音 白衣观音 杨枝观音

等 在中国 由男身变女像 更使人感到慈爱和平易近人 至于送子观音 妙善公主 马郎观音 尤其具有中国文化的特别风采 正所谓无苦不拔 无乐不予。观音道场也就不仅限于补怛洛迦了。可以说凡是有苦难众生的地方都有观世音菩萨 整个世间都是观世音道场。东湖之滨 珞珈飞来 同佛教观音文化的传播 渗透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太虚法师曾赋诗曰 、“扁舟曾狎白鸥闲 十载东湖认旧颜。应是珞珈原佛地 便能清旷即灵山。”在盛赞东湖 珞珈美景的同时 也强调了珞珈山的文化内涵 特别是“清净为心皆补怛 慈悲济物即观音” 进一步烘染了“无处青山不道场”的观音理念。

今年 我们与观音特别有缘 因境生情 而有联曰 ：

弘化寺 禅宗门庭 洁治心源 ；

珞珈山 观音道场 觉悟有情。

观音者 如来胁侍 觉有情大慈大悲 ；

珞珈也 印度飞来 教你我度己度人。

## 河南佛教学院教育研讨会议在桐柏召开

本刊讯 7月24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所长方立天、北京大学宗教所所长楼宇烈、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曾文等近百名国内佛教文化研究专家齐聚淮河源头的桐柏县 研讨河南佛教学院教育工作 考察佛教文化。国家宗教局四司副司长张剑 河南省宗教局局长刘世军、副局长王宏文 南阳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郭庆之 南阳市政府副市长张振强等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研讨活动。

这次研讨活动是由河南佛教学院筹建委员会组织举行的。与会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对正在建设中的河南首家佛教学院的办学特色、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材编写等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人员还就学院建成后的规范化管理 树立河南佛教学院良好的外部形象 发挥好桐柏山佛教文化研究会和佛教协会的作用 加强对桐柏山乃至河南省佛教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 弘扬佛教六和 精神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打造全省佛教文化旅游新干线 以学院拉动当地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

河南佛教学院是经国家宗教局批准开办的、河南省唯一一所四年制本科佛教高等院校。学院所在地青山环抱 距桐柏县城12公里。于2006年6月开工建设 目前山门及办公楼工程已全部竣工 其他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教学区工程将于2009年6月竣工 同年9月开始招生。佛教学院主要面向社会招收僧才 培养和造就爱国爱教、操守好、学识高、立志从事佛教事业的佛教教职人员、佛教文化与艺术人才。

据《桐柏县志》等有关资料 桐柏县是中原佛教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该县佛教始于隋末唐初 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清乾隆49年 由佛教临济宗41世接法传人华光端德大和尚在桐柏山创临济禅宗白云系 自此 桐柏山佛教自成临济禅宗一脉 云台禅寺成为佛教临济禅宗白云系的祖庭 桐柏山成为豫南地区的佛事活动中心。